

措！

沙堤

紀世門廈的唐荒

荒唐的廈門世紀

○禪隱劉。

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人家常能舉行原子應用於工業上的試驗。怎樣使飛機在雷達控制下，不會發生失事危險的研究。然而我們却在空中架設「刀梯」，台上一站就是一千八百多尺的古舊的老花籃！觀者有二三千人萬，地上站不下的人；連那屋頂也擠滿了懸目迷離的人們。其中更有無知的婦孺，而青年男女也不少，也許還有官兒太太，看得興味勃勃。

好容易中也有幾位清醒的人們，據理而論：「如果那一層層的刀是斜立的，當然只有英才才踏得上，不聰的要滾落或飛掉。」這還浪費金錢為個窮人的幾億元的數目，假設此款拿去多少失業者的生活，不知可移去做些助他工作。也可救了一批失業的窮青年！」抑擲由於驚舌搖動的響聲多麼呢！然人們偏偏憐小濟世呢！活人們偏偏憐對面看不見的瞎子……

這些人躊躇還是誠心地崇拜拜！他們仍湧出擁得那樣稠密！神

看「一曲難忘」小感

放牧泥上的摩香，會陶醉一個漂泊異域的遊子。

何況這塊的土地被敵人踐踏！

一撮土，重現了故國的念想，蕭邦恢復了他的理智，他的祖國在這遠地向他招手。他緊緊聽到祖國土壤上的人們的咆哮和長號。

他——蕭邦，還能繼續運奏！

他——蕭邦，還能獨善其身，僅僅爲了自己的發展麼？

蕭邦是一種羞恥；當同胞們正陷入深沈的苦難中，

榮耀也是可恥的標幟，即使有了最高的藝術的成就。

於是，蕭邦想起了門宇中的兄弟，爲了民族的解放而獻出生命。

害，放逐，奸殺和掠奪。

一撮土，波蘭的泥土，叫蕭邦回復奔流去的生活，祖國的受難者自己。

黑運的境域破壞了；

自私的堤岸衝倒了。

他重新起來，他們爭着，他成爲故國人民的抗爭的一環。

到死，他的生命發着光采！比他的藝術更令人有着崇高的仰望。

我們是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我們的土地上的人民不也一片哀號麼？

多少年，想建設自己的大地里，做那藝術至上的步，那末，就這一點，值得我同朋友們說：

WEBSTER 取一辭的定義在

威氏 (Cavert) 勇敢一點的定義在「辭裏裏是這樣說着：『一種內心的力量，它能使我們堅定無懼或不自沮地跑去應付危險和困難。』」

我們最好說勇敢不在乎感覺，而有恐懼，而直在恐懼。這是怎樣說呢？以下的例子或者可以將我們這個意思說得明白點。

從前有二個法國士兵在滑鐵嶺，被長官命

令去襲擊一大隊德兵。其中一人看到他的同伴們是屠灰色，全身都顯着恐懼，他就說：『同志！我看你現在嚇怕得非尋利害，是不怕的。』

『我是！』回答竟是這樣的人的堅決：『我們相信如果常常有人，半這樣的嚇怕，他寧可開小差，』

『那才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威氏 (Cavert) 將軍說，『當他看見一個兵士面色都青了仍前進』

他事業上忠實地推進，他吸引了他的進步推上一步，到他們會最後死亡的一層，甚至到他退還常怕的。

『勇敢的精神可以改變和自覺着他的習慣。智識者因為他們敢於嘗試，就計劃，因為他們事事，你就可以聽第一期。』

龐衛家老屋的寓官說：『在這驚慌中，一個勇敢，非在平穩中。』

說你快素，實為你這憔悴，
塗上猶太人製造的胭脂，

說你快來，實為你正催忙了！
象上猶太人製造的胭脂，
不惟是變色，
而且褪色；
妳的玉容，像漆匠店的學徒，
憐，而又羞着。
妳，命薄紙！
情愛閉閉，而妳已是被摧殘了，
起了皺紋的皮膚，
淚痕斑斑；
然而引不起我的同情，
也並不喜歡妳，
反而，辱罵妳是害人精，
其實，這與妳又有何關！
(惜花)

「黃典獄 離道還能追得」

被說成是「家可憐的」呢。假那些電死者，因此「超度」一重，豈算是無分國籍的「日本鬼」，必不會「一舉兩得」，藉「神通廣」，給他們去了「還未死」，他們去了便宜。萬其如到別日所說：「十年後，仍是像」——他們到了東洋，並而有知「臺灣島」，完成「大陸政策」，侵略中國的百姓牙，定仍為「受一番惡」，到底誰是「毒」，「無法證實」的。

但學士多毛，這通話，「日」月，

「那裏，這叫作把不，爭取時間——我拚命的拖延，不讓呂去。你看，三個國頭

「長，我如何？」
「這叫『變什麼變』，雙鴨兒。既可保護陳保長逃走，又可以拔眼中的釘。」
「看守主任格格的失態，」
「你的計劃真周到，給人家，」看出一點點，「硬說，」黃的無力的嘆聲。
「那裏，這叫作把不，爭取時間——我拚命的拖延，不讓呂去。你看，三個國頭

「長，我如何？」
「這叫『變什麼變』，雙鴨兒。既可保護陳保長逃走，又可以拔眼中的釘。」
「看守主任格格的失態，」
「你的計劃真周到，給人家，」看出一點點，「硬說，」黃的無力的嘆聲。
「那裏，這叫作把不，爭取時間——我拚命的拖延，不讓呂去。你看，三個國頭

射、一箭

鬼谷

胡公善

鐵道還跑得上。除非他會飛，一會飛也沒有用，山下不是正有那批陳家保的人在等着送陳保長嗎？」

「老兒實在手段高明，鄙人不勝感佩。」酒上……」

「不過，典獄長，我三成入監的，這放呢？」

「兩成不就是五十萬了，明天錢足時再說。」怎麼，呂興旺這小子還沒有來？你再造人麼？」

「對，阿桐呢！」

「實外的呂興旺雙腳不住地打顫。他像夢中如墮，原想自己落在他們的圈套裏，被縛着不得動了。原先一絲典獄長的威風，現在他的眼前減滅了。他想逃避，但那個出來找他的動工，還是進去吧！他的手一發抖，地獄與典獄長的房門。

「阿桐，你這福鬼，乾乾了喉嚨還不進來，敲什麼門，假捉鬼，進來！」看守主任向門外狂喊。

呂興旺的突然光臨，使典獄長和看守主任都大吃一驚，即刻，還驚得在他们的臉上蒼失了。代之的是典獄長與典獄長笑。看守主任不自然的渾身的哆嗦。

「我正要去派阿桐去找你，剛才回來呢，呵，辛苦了，進來，歇歇吧。」

呂興旺，像一個遭刑的囚犯，木立着，只等審問和檢閱。

「典獄長開始說話了。」

「太壞了。明天，明天你什麼？」

「什麼，還明天，明天你應該滾了。叫你來，就為了要告訴你，你撤職了，從明天起。」聲音雖然無力，但對於天恩與旺，却是百斤重的鐵錘，鑄上他的心坎。

一股寒氣從內襟湧出來的力量，推着呂興旺。他跪在典獄長的桌前：「求典獄長寬恕，找沒有家，家在北邊，又沒有親朋好友……四個瓶子也有三個落在地上，發出匍匐的聲音。

「這是什麼？」看守主任才覺得那四個瓶子和果品。

「這是……是藥，給典獄長養神的。」這……這是一個小意思，只求典獄長大恩（哭）



天大藥房

丸腎健

治男婦子都虛弱

亞大藥房

地址：廣州大馬路

哲一學聲

鐵口相談

各埠士女早已公認

地址：廣州大馬路

陳天恩醫師

驗靈名著

地址：廣州大馬路

國產

紅三角牌

肥田粉

純鹼 燒鹼

地址：廣州大馬路

肺癆草

四川

地址：廣州大馬路

五洲白乳魚肝油

上海五洲藥廠出品

地球牌

地址：廣州大馬路

陳世澤

門專瘡痔

地址：廣州大馬路

木俱傢海上

地址：廣州大馬路

桶相命館

地址：廣州大馬路